

寒拾謂豐干饒舌間丘為豐干熱瞞一種是  
鍼芥相投要且是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  
向有錢家間丘太守寒山拾得

盡謂黃龍指洞賓之劍入地三尺殊不知性  
命已落神僊之手何則點石化為金玉易勸  
人除却是非難呂巖機禪師

鳥窠和尚謂白侍郎曰薪火交煎識性不停  
得非險乎白公微領其旨吁當時白公因欠  
箇末後句反累其師到今日措躬無地且末  
後句又作麼生香山居士見鳥窠

居士嘗有偈云男不婚女不嫁大家團欒頭  
共說無生話今其夫妻子女坐立儼然且作

麼生是無生話竹籬茅舍安無盡博飯栽田  
樂有餘龐居士家居圖

十三末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

韓十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俊一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山房夜話上

幻人僻居窮山忽隱者過門與對牀夜坐時  
山月吐輝窓白如晝隱者曰聞義學以禪定  
之禪配吾達磨單傳直指之禪以達磨曾有

所謂胎息論遞相傳受而曲引第八識住胞  
胎時惟依一息而住故云胎息者以方吾禪  
定亦依止一息而住今議者遂枝蔓其說離  
吾達磨為二乘禪定之學何如幻曰彼非謗  
也是不識達磨所指之禪也將謂離四禪八  
定之外別無所謂禪殊不知達磨遠繼西天

二十七祖以如來圓極心宗之謂禪也此禪  
含多名又名最上乘禪亦名第一義禪與二  
乘外道四禪八定之禪實天淵之間也當知  
是禪不依一切經法所詮不依一切脩證所  
得不依一切見聞所解不依一切門路所入  
所以云教外別傳者也惟大心衆生夙熏佛

種不涉階梯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自此或獨宿孤峯或入鄽垂手縱橫逆順道出常情語默卷舒不存窠臼安有所謂禪定胎息之謂乎蓋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凡六傳至能大師師云說箇直指早是曲了也此說之下豈容別有所謂語言文字而可傳受者邪世有胎息論不知何等謬妄之人誣罔聖師而作况是後之欲欺達磨者乃迹其說互相作妄要知非欺達磨也乃所以欺自心也原夫世尊四十九年說法寔哀憫眾生之自欺於生死中妄自纏縛卒莫之已所以示其心法欲其不自欺今反以其心法而自欺則何所

往而不自欺也

或問禪稱教外別傳果有別傳之理否每見義學紛紛於此不能無議幻曰義學以分別名相為務而於此不能盡分別之理使盡究其極則於別傳二字當一笑而釋矣何則夫四宗共傳一佛之旨不可闕一也然佛以一

音演說法教中謂惟一佛乘無二無三安容有四宗之別耶謂各擅專門之別非別一佛乘也譬如四序成一歲之功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不別也其所不能別者一歲之功也密宗春也天台賢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宗秋也少林單傳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

禪為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禪之別傳也會而歸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濟之心也教宗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也禪宗乃傳一佛大覺圓滿之心也猶四序之不可混既不可混非別而何或者謂彼三宗皆不言別傳惟禪

宗顯言別傳者何耶對曰理使然也諸宗皆從門而後入由學而後成惟禪內不涉思惟計度之情外不加學問修證之功窮劫迄今不曾欠少擬心領荷早涉途程脫體承當翻成鈍置誠別中之別也彼按圖索馬者烏足以知之聞吾禪有教外別傳之說無恠其驚

且駭矣  
或問永嘉以惺惺寂寂為藥昏住亂想為病  
此說與達磨所傳之禪如何余曰永嘉集中  
十篇大指所明修證之說大約取止觀法門  
首則息念忘塵次則境智冥寂至於別立觀  
心十門至玄至妙深達無生惟達磨只教人

直下明取自心此心既明如人到家自能隨  
時作活更不廣引言教者良有以也其曲引  
神光處惟言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  
乃可入道此外不聞別有言說但真實於自  
心中有所契證者則知循階級歷涯岸與直  
指之說大不侔矣豈惟永嘉然至若天台之  
三

三觀賢首之四法界觀皆曲盡此心之至理  
使過去諸佛再現世間演說心法逆知其無  
有過於此者然不與達磨同者蓋即言教離  
言教之別耳盡理言之如圓覺以三觀互分  
為二十五輪及楞嚴以十八界七大性證為  
二十五圓通豈止此二經但涉經教中所陳

修證法門亦皆不與達磨所傳直指之禪同  
途共轍也何則使苟涉言教則不得為教外  
別傳也或謂若然則達磨之禪與諸佛言教  
異耶對曰我於佛祖之道覓同相尚不可得  
而何異之可見耶爾不聞教中謂總持無文  
字文字顯總持之說乎然總持無文字則達

磨契之而直指也文字顯總持則諸宗即之  
而引導也且達磨之道異於諸宗者非其尚  
異而私出乎自己之曾臆也乃遠繼靈山最  
後獨付大迦葉之心法也其獨付大迦葉之  
道亦非靈山一人之私有者即盡法界眾生  
共稟之靈心也故世尊興慈運悲垂教設化  
之際曲徇眾生利鈍等差之根器其所謂大  
小偏圓同異顯密之方便不容自己也  
或問間有言教與禪家直指之說同者如華  
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佗  
悟如法華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  
金剛般若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及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如圓覺謂知是空花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如楞嚴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及知見立知等以至諸經諸論中其相似之語層見疊出亦豈待達磨直指而後然耶幻曰予不云乎此文字顯總持者也苟不曾向自心中真實契證一回徒說藥不療

病也若是真實有所契證之人豈惟大乘經論之語能契達磨之禪但是鹿言細語至若風聲雨滴未有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契者苟不能妙契自心於言象之外但將大乘經論相似之語記憶在心古所謂依佗作解障自悟門又以金屑入眼為喻甚明宜深思之

勿自惑也豈惟經教文字不同達磨所指之理且如禪宗門下自二祖安心三祖懺罪南嶽磨磚青原垂足至若擊義輓毬用棒使喝及一千七百則機緣莫不皆是八字打開兩手分付直下更有何物為礙備若不曾向已躬下透脫得過機緣將情意識領覽一箇

元字脚記憶在心是謂雜毒入心如油入麵又云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蓋知此事無人用心處無人看意處無人措足處無人手處直須親自躬下踐步一踏到底始解相應凡咳唾掉臂一一從自己曾中流出如獅子兒不求伴侶始知前

面一千七百則皆脫空妄語狐涎雜毒焉昔涉佗毫髮惜乎間有一等聰明之士不求自悟日夕坐在雜毒坑中分向上向下全提坐提最初末後正按旁敲照用主賓縱奪死注等曲搜旁注強立巧求安箇名字喚作宗門關鍵眩惑後人更或揀辨言語區分機要謂

那箇尊宿語全提向上不帶枝葉謂那箇尊宿語新奇巧妙凌爍古今那箇尊宿語是道者禪乾曝曝地百般比況萬種博量殊不知前輩大達之士曾中七穿八穴無一物可守臨機應物信手拈來初無揀擇直下如迅雷掣電擬覓蹤由則劒去久矣又安肯局於見

量弄峻機裁巧語思欲鼓誘後昆俾其宗尚者哉且前輩尊宿應機垂示其語言有麤細顯密廣略之不同途者蓋各各發自真心初無造作如洪鐘巨鼓隨叩而聲其聲之大小清濁本乎一定之器或器之不逮苟欲微加外助則失其本真矣今之禪流將欲據大牀揮塵尾首取諸家語要揀擇記持及漁獵百氏之雜說以資談柄者是說禪之師也不惟不能與人解粘去縛而亦自失本真喪壞道眼如此妄習互相趨尚既失祖庭之重望又安有所謂起叢林興法社之理哉原夫世尊出世達磨西來咸欲與盡大地人解粘去縛是爾最初不識好惡把自家一片本來清淨潔白田地妄以無邊聲色汚染得無措足處及乎捨親割愛依師學道且前面之汚染莫之洗滌而又添入如許多佛法知解使伊重失本心深可憐憫所以前輩唱導之師忍後不禁出來吐一機垂一令如吹毛劔向伊重

處一截直欲斷其生死命根誠以真慈痛憫而然豈圖門高戶峻以重後學之仰望邪蓋前輩大達之士最初皆是的以已事未明跨山越海求人決擇忽撞著箇聲訛話頭透脫不去如吞栗棘蓬相似又如遇怨敵相似孜孜于懷經寒涉暑廢寢忘餐至於終身無斯須間斷決不肯容易覓人開示亦不肯向文字語言上尋討直欲待其真機自發打破疑團而後已自有宗門以來凡有契有證者莫不皆然所以一箇箇脚跟穩密等閑動步如獅子兒驚群動衆故宗門以此相因而有做工夫之說焉

或問求明和尚作宗鏡錄百卷廣引大乘經論之文配吾達磨直指之禪其志亦奇矣似亦不免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乎幻曰不然達磨自至此土其直指之道六傳至曹溪溪又九傳至大法眼眼又二傳而至求明其間哲人偉士奇蹤異行雖後先錯出照映今古而

三藏學者不能無議於吾道由是末明和尚弘多生智慧辯才之力該羅經教述而辨之其縱橫放肆左右逢原是謂即文字之總持門也俾三藏學者不敢置吾徒於佛海之外與明教和尚之輔教編精搜百氏博達群書伸釋氏之真慈杜儒門之重嫉此二書乃佛

祖之墻岸謂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不可也苟無二師之真誠玄解甚不可仿效而作也或謂末明和尚復出萬善同歸集與宗鏡之說不同何著述之自反也余曰心乃萬善之本也宗鏡則卷萬善歸一心此集則散一心入萬善其卷舒開合未嘗不相通也蓋防禪者之未悟而畧萬行也亦止三藏學者議吾禪之不該萬行也故申而明之非苟然也古今天下之師捨末明其誰歟或謂禪家於萬行不可不脩邪余曰達磨門下只貴悟明自心此心既明於六度萬行無修與不修之過或修之則無能修所修之執或不修則無任情

失念之差苟此心未了則修與不修俱名虛妄禪者宜以明心爲要萬行可以次之也或問十地階級與禪如何幻曰聞十地乃具神通聖人約其所至之理而建立故古人謂十地如空中鳥跡凡大乘菩薩等靡不由之而不可以定執也達磨只論見性成佛自餘

身土地位因果等俱畧而不言者蓋達磨之禪乃諸佛心宗獨爲圓頓上乘之機而設說箇成佛已背真詮何則以正法眼藏觀無邊衆生各各本來成佛又何待指其見性而後成邪佛尚無可成何十地之復論哉或問古者謂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傳大士謂只遮語聲是莫離此外別有見性之理否或無則學人便與麼負荷時如何幻曰若使一期說性則不妨徧將古人極理之談從頭記一遍過其如轉說轉遠何蓋見性之理離言說相離思惟相離分別相離取捨相繁興大用舉必全真備擬存一毫知見則觀體相背

矣今之眼見耳聞孰不說箇見性被人問著箇性便道無有不是者乃引教中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之說爲證好教爾知說也說得是證也證得分曉只是要與之念念相應不勝其遠矣何則蓋不曾從命根斷處能所盡時觀體契悟得來皆陰識依通爾凡說時有

箇性雖說得有箇性於正說時亦未嘗不迷更莫說爾無明暗起邪妄橫生儼然與說時似有兩箇欲望其念念相應其可得哉須知真正人前尚不許說箇相應底道理矧乎不相應者哉當知此等異見之人有二種過差一則自家發心學道時只要說得與道相通

初無決定要同明生死大事之正念第二是一等謬見之師畧不顧學者因地正不正惟見其稍負天資必欲巧施方便不待其做工夫守正念惟一味將箇即心是佛即色明心底相似話頭互相熱瞞只要控他箇入處只待其口開便了今之禪林相習成風正不知

何所圖邪如圓覺楞嚴訶斥此等謬見於二千年外蓋聖人預知末世衆生有此妄習故作如是曲申問答必使其知非而自改也奈何其不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惟務言通自以爲了忽然撞著箇真正眼目人搖手向伊道三箇不是早是心中七上八下便若遭

其訶斥則怒氣不勝其高矣爾若真實要與此事相應一回最先痛以眼見耳聞奇言妙語盡情掃去苟使其有絲髮凝滯于心中是謂惡毒入心佛亦難救大抵學人固是被他師家一時引入草窠裏亦是自家有所重於解會而然爾若必欲要向生死岸頭做得主

宰設使釋迦彌勒將禪道佛法傾入爾肺腑只把箇不從佗得底一句子照看自然惡心嘔吐也爾豈肯受此惡毒以其無此正見所以開眼受人埋沒爾若果然只要會禪不消頃刻間等閑說箇喻子便教爾將千七百則葛藤一時穿過有甚麼難以其無益不如箇

盡生不會底最親切此事若可以與你過付得則香巖昔在瀉山門下不用入南陽住菴阿難於楞嚴會中不勞悲泣也爾莫說道和會便是箇真正悟明底人必欲要將箇悟處來主張早是不相稱矣而况以心意識向相似語言上妄自和會箇目前昭昭靈靈底淨

光幻影認為主人公寶之於懷抱實迷中之倍人也久之不悛遠招妄談般若之報百年影謝噬臍何及哉昔忠國師謂近來南方佛法大槩變了盡謂四大身中有箇神性不生不滅四大壞時此性不壞此等見解與西天外道等又如長沙和尚有學道之人不識真

只為從前認識神之語皆指今日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者即楞嚴所謂棄却百千大海認一漚為全潮者也更有一等儻侗真如底便道盡十方世界是箇自己此性包虛空徧法界混古今融聖凡與森羅萬象無所間然遂引古人拈一莖草是丈六金身一毛端

上現實王利等語為證爭柰說食不療飢說衣不治寒何也須是親曾與麼悟一回始得直饒爾親曾與麼悟了又要遇本色宗匠與你掃其所悟之跡不然則謂之見刺入心執藥成病此豈以言通意達而為了哉蓋無量劫來生死根塵今日要與和盤翻轉又要爾

與所翻之力頓忘功用豈小根淺器者所能擬哉此說實非鼓惑惟切於痛為生死者以為然自餘惟務說禪之士將反面而見唾則吾亦何敢辭

或有號西歸子者過門曰某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其透脫生死似易於參禪蓋遠承阿彌陀佛願力冥資故也爾參禪無把捉無聖力冥資苟非大根利器一聞千悟者難於趣入以故未明壽禪師有十人九蹉路之譏咄是何言歟審如是則淨土外別有禪耶使果有之則佛法二字自相矛盾安有會入圓融之理哉爾不達善權方便局於已見誣謗先

哲夫求明揀禪淨土為四句乃曲徇機宜特方便抑揚耳蓋教中所謂於一乘道分別說三之意也如長蘆比磻真歇天目諸師作淨土章句皆寄談即心自性之禪初無異致間有指東都曦法師於定中見蓮花標圓照本禪師之名疑其單傳之師安得標名於此故

往質之照曰雖在禪門亦以淨土兼修耳當時圓照謾展善權不孤來問豈真然耶昧者不達權變剛謂禪外別有淨土可歸及引求明禪淨土四句為口實不亦謬乎客避席曰試請辨之幻曰淨土心也禪亦心也體一而名二也迷者執其名以昧其體悟者達其體

以會其名豈特淨土然如教中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又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但悟自心之禪即其三界萬法混入靈源舉必全真初無揀擇既無東西兩土之殊安有淨穢二邦之異促十萬億土於跬步寶池金地充塞寰區延一刹那頃於末年翠竹黃花同

歸正受四大海日塵塵獨朗五須彌毫處處分輝老達磨頓忘明月珠阿彌陀失却黃金印禪門皆剩語淨土亦虛名名體見銷是非情盡丈六身一莖草何劣何優三千界半點塵孰多孰少是謂一味平等法門苟非真正全身悟入安有解脫之理哉且叅禪要了生

死念佛修淨土亦要了生死聖人設教雖千塗萬轍一皆以決了生死為究竟然破生死根塵惟尚一門深入古人謂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兼修云乎哉或不如此談禪說淨土沸騰識浪鼓扇情塵卒未有已也余所以不能無辯

或問達磨始以單傳直指之道至十餘傳而分為五家宗派者何也不可破裂達磨一家之說異而為五耶儻不異則安有五家之說乎幻曰所云五家者乃五家其人非五家其道也爾不聞佛祖授受之旨目為傳燈苟知傳燈之義則不疑其為五也請以世燈言之

有籠燈焉有盞燈焉有琉璃燈焉有蠟燭燈焉有紙撚燈焉謂燈則一也而所附之器不同爾雖曰不同未有不能破生死長夜之幽暗者豈惟今之五家爲然昔達磨一燈凡四傳至大醫則有牛頭一宗五傳至大滿則有北秀一宗六傳至曹溪而下則青原南嶽荷

澤此三人者便自不可得而混矣此勢使然也蓋各宗之下枝分派衍人物蕃昌乃不分而分矣今之謂五家者乃出自南嶽青原兩派之下沿流至此五人不覺其各各如奔匯之水溢爲巨浸前波後浪各不相待而粘天沃日浩無邊涯是可以一目觀之哉乃不得

不分焉或謂五家之分不止於人之盛就中各有宗旨不同幻曰非不同也特大同而小異爾云大同者同乎少室之一燈也云小異者乃語言機境之偶異爾如鴻仰之謹嚴曹洞之細密臨濟之痛快雲門之高古法眼之簡明各出其天性而父子之間不失故步語

言機境似相蹈習要皆不期然而然也使當時宗師苟欲尚異而自爲一家之傳則不勝其謬矣以若所爲豈堪傳佛祖照世之命燈乎今之禪流泥乎宗旨而起夾截虛空之毒見互相短長余知五宗之師於大寂定中莫不掩鼻矣

或問佛祖機緣世稱公案者何耶幻曰公案乃喻乎公府之案牘也法之所在而王道之治亂實係焉公者乃聖賢一其轍天下同其途之至理也案者乃記聖賢爲理之正文也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府有公府者未嘗無案牘蓋欲取以爲法而斷天下之不正者也

公案行則理法用理法用則天下正則王道治矣夫佛祖機緣目之曰公案亦爾蓋非一人之臆見乃會靈源契妙旨破生死越情量與三世十方百千開士同稟之至理也且不可以義解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文詮不可以識度如塗毒鼓聞者皆喪如大火聚

嬰之則燎故靈山謂之別傳者傳此也少林謂之直指者指此也自南北分宗五家列派以來諸善知識操其所傳負其所指於賓扣主應得牛還馬之頃鹿言細語信口捷出如迅雷不容掩耳如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畧無義路與人穿鑿即之如銀山鐵

壁之不可透惟明眼者能逆奪於語言文字之表一唱一和如空中鳥跡水底月痕雖千途萬轍放肆縱橫皆不可得而擬議焉遠自鷲嶺拈花迨于今日又豈止乎一千七百則而已哉無佗必待悟心之士取以為證據耳實不欲人益記持而資談柄也世稱長者

即叢林公府之長吏也其編燈集錄者即記其激揚提唱之案牘也古人或匡徒之際或掩關之暇時取以拈之判之頌之別之豈為炫耀見聞抗衡古德而然蓋痛思大法之將弊故曲施方便開鑿後昆之智眼欲俾其共證之爾言公者防其已解案者必期與佛祖

契同也然公案通則情識盡情識盡則生死空生死空則佛道治矣所云契同者乃佛祖大哀衆生自縛於生死情妄之域積劫迨今莫之自釋故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待其迷繩既釋安有言象之可復議乎且世之人有事不得其平者必求理於公府而吏曹

三

則舉案牘以平之猶學者有所悟解不能自决乃質之於師則舉公案以决之夫公案即燭情識昏暗之慧炬也揭見聞翳膜之金篦也斷生死命根之利斧也鑑聖凡面目之神鏡也祖意以之廓明佛心以之開顯其全超迥脫大達同證之要莫越於此所謂公案者惟識法者懼苟非其人詎可窺其彷彿也嗟世之迷妄者不考其源每以聰明之資廣尋博記顯授密傳惟務言通匪求心悟致使棒喝交馳之勝軌墮情想之稠林龍象蹴踏之靈蹤陷是非之深窞愛憎溢目取捨盈懷古人醍醐毒藥之喻驗於斯矣叢林之替莫有

不本於此者嗚呼猶吏曹竊法以貨天下之賄賂已私一勝欲望公道有治平之效其可得乎

或問祖師公案本於學者因疑致問而古人寂滅心中如虛谷巨鼓隨扣而應特不過與人破疑情裂窠臼而已所以云我宗無語

句亦無一法與人蓋前輩既爲人所師不得已而酬酢一言半句流落叢林後之承虛接響者目之爲公案乃本於此一箇道理今之叢沐商量大不如此乃以問佛問西來意之一問一答如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莫妄想之類喚作單提淺近者以勘婆話墮托鉢上

樹等爲向上全提者或以衆機緣列歸三玄或以諸語言判入四句中問曲談巧辯網羅千七百則公案各立異名互存高下不識古人之意果爾否幻曰祖師語言蓋出於大空寂無爲心中信手拈來初無揀擇凡一拈一放本於達磨單傳之旨口開見瞻絕無覆載

譬如月之在天其東行者視之則月與之俱東西行者謂月與之俱西中間不動者謂月與之不動各執所見互有東西不動之殊而滿月當空實未曾循其東西而依其不動者也其泛說不同者蓋由未徹法源底耳所以有循器定空之喻前輩明眼宗師舉似之頃

十五

或抑或揚又不可以此開口不在舌頭上之語爲證其有於一機一境上會得纔涉著縱奪逆順處罔知所措無佗特悟理之未盡然公案雖是一箇道理其差別處如人入海轉入轉深久之直到九淵之底驀忽回首一省則知未嘗別有海也苟不親到一回則胸中之疑不約而自至矣只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此箇公案雖不曾參禪者亦皆領會得過及乎扣其極致則久參宿學亦少有不錯會者何則殆問伊喚甚麼作心早是路頭生也遮裏要指點得的當直須親曾違得在手反覆者一遍者教明明白白如

十字街頭撞著親爺相似自然舉起便合轍也或有一等不曾做工夫不曾洞明心地不曾截得脚跟下生死大疑命根子斷惟以聰明之資向古今文字上將相似語言較量十度會盡古今公案殊不知既不了生死返不如箇不會底最真雖曰不會忽然一日發起

信心真參實究却有箇悟明之時惟聰利而預會者不復生正信而穎悟也近來叢林欲速於得人亦不待學者聰利師家把著本子逐一句如教童蒙讀上大人相似欲其領會共資玄化此無異吹網欲滿者本色道流既不肯食此惡毒但遇著古今因緣都不要將

十五末

心解會只消舉起一箇頓在面前發起決要了生死之正志壁立萬仞與之久遠參去葛爾撞破疑團則百千萬則公案深與淺難與易同與別一串穿過自然不著問人也如或心眼未開不肯扣己而參必欲求人開示縱使釋迦達磨披肝瀝膽以示之益障其心眼

耳思之思之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弊二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山房夜話中

或問達磨西來門風險絕言前薦得已涉塗程安有所謂做工夫況枯坐蒲團如守屍鬼且禪豈可以坐而得邪無乃辱累先宗者乎

弊二

余曰不辱累也爾蓋知此而不知彼也如龍潭問天皇學人久依和尚不蒙開示心要皇曰爾擊茶來我則舉手爾來問訊我則低頭那裏不是與爾開示心要處潭遂領旨此箇公案以學者言之不勝快便以宗門言之又不止涉途程而已又如香巖被瀉山問父母

未生已前事不能加對乃求瀉山為說山不  
允遂盡棄所習入南陽住菴久之忽以瓦礫  
擊竹有聲始能警地彼時雖不形做工夫之  
名其孜孜退守念茲在茲為何所圖邪雖不  
能直下領畧而歷涉歲月方乃省悟其悟之  
之旨謂非達磨所傳之旨乎今之做工夫不

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  
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已來所  
習所重不下十二時中雖隨人舉箇話頭方  
上蒲團坐席未温其昏沉散亂左右圍繞又  
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難矣哉安有天生彌  
勒斯言盡之矣徃徃見無所成者不責己之

不逮而返以佛法下衰叢林秋晚為辭而言  
在處上無煨煉之師旁無策進之友况是湯  
火不便粥飯不齊規矩荒蕪境緣謬亂致使  
工夫由之而廢墜此說之行更無有學道之  
人不以此為口實譬如農夫責水旱不時而  
廢耕耘則安有秋成之望哉但是學道人對

違順境瞥生一念欲與之分別予知其纏縛  
萬劫生死之咎必基於此矣爾不聞雪嶺老  
沙門棄萬乘尊榮六年之間卧冰嚙檠忘形  
於凍餒之中乃有夜觀明星之悟自佛以降  
西天二十八祖皆巖棲穴處或混跡於差別  
門頭以真心不泯實行無差皆克證己躬傳

佛心印及達磨東邁百丈未生牛頭橫出一  
枝南北宗分兩派皆腰鐮荷鍤火種刀耕執  
爨負春鶉衣丐食鐵石身心冰霜懷抱以佛  
祖大事因緣一肩負荷了無畏怯蓋行處既  
親所到必的矣彼時安有五山十刹之廣居  
三玄五位之奇唱放收殺活之異作拈頌判

卷二

二

別之殊音不加雕琢而玉本無瑕安用規模  
而眼元自正自百丈建叢林已來廣田大宅  
指顧如意其柰正因日墜謬妄日滋紀綱日  
繁禮義日削數百載前提唱之師如臨濟德  
山雲門真淨氣憤憤地怒罵諸方如媼女兵  
奴視之蓋責其不體道本惟務言通互相欺

誑者也已而間有眼目定動之師喻諸方說禪如葉公之龍趙昌之花然葉公趙昌已自不真矧乎復有效葉公趙昌者出烏焉成馬之歎正不在今日也由是觀之其真叅實悟之士不惟鮮遇於今日在往昔亦未嘗多見也無佗蓋生死情妄無明結習念念遷流間

不容髮苟不有入骨入髓痛為生死之正念提起話頭如遇怨敵便拌一生兩生與之抵牾待其廓然開悟靡有不為葉公趙昌之所惑者或有引三祖謂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與永嘉不除妄想不求真之語相證云只遮箇便是悟理何假一生兩生勞形苦志以為得

邪此說之行搖動葉公趙昌之心卒莫之已也殊不思永嘉有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之語痛指其不求正悟者妄將心意識和會相似語言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又不翅烏焉成馬也所以古人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斯言盡之矣予固

第三

三

非實悟者惟不敢輕蹈葉公趙昌之轍耳尋常與人東語西話較量此事皆是自信法門初非炫耀見聞要譽於人也人或見信余不加喜或不見信亦何敢怒然信不信皆當人之自心庸何喜怒為哉惟同道乃知或若以妄誕見譏則吾亦何敢諱

或問叅禪不克開悟還有方便可使其開悟否如或展轉不悟其生死無常大事向後之又後世還有自了之理否幻曰快哉問此事是當人已躬下事初不干第二人連累亦不屬第二人排遣所以云迷是自迷悟須自悟苟不自悟縱是釋迦達磨亦為備不得今時

師家多是不柰學者之不悟何所以巧設機緣曲施方便以啓迪之而學者又不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惟欲速於會禪於是便向佗方便中蹲坐盡將古今公案一串穿却謂之透關殊不知脚跟下一座生死牢關政好不曾透得其所透者乃言說之關耳豈惟無益

返有害於已事也若是箇真實爲生死大事底好人縱是達磨大師出現世間把諸佛祖玄要道理盡情放在伊八識田中也須和根吐却何以如此蓋悟須自悟豈干他人半錢事若也終身不悟但只堅持正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不必妄求一毫知解苟能如是操

守只隔得一生兩生不患其不悟明也或有坐在靜默中於塵勞暫息之頃忽於陰識中遽省得箇相似底道理便乃依約爲是勾引經教中語言證過含於心中不知此病是陰識依通真生死本非見性也堅執爲了不肯求人決擇到處只要人把冬瓜印子與之印

過此何所圖哉又有一等妄認六塵緣影爲自己主人公及引古人謂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之語爲證大率參學不獲正悟者不惟生死岸頭用不得即今日白日青天大開兩眼遇聲遇色動輒生情起念不得自由人或非之則發起根本無明與之爭執

弊二

四

此蓋狂人之所爲也又或有盡生學道無所悟入便乃不信尋而把箇學道之正念擊在無事甲中更不復起求開悟之心如此等人謂之失正念既失正念莫說後之又後世不能自了縱使徧歷塵沙盡未來際亦無自了之時譬之良田不加耕耨而望其五穀自生

無是理也

或問盡世參禪不獲開悟有何果報幻曰豆種不生麻麥草根不產松椿蓋參禪雖曰是無功用法門但恐其不真參耳如求明和尚謂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求爲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

來一聞千悟皆誠言也世之暫修片善尚獲勝利教中有聞五種名超利寶施福豈事虛語哉最初發心本期決了生死大事或三十年二十年未即開悟不須別求方便但心不異緣意絕諸妄孜孜不捨只向所參話上立定腳頭只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誰管三

生五生十世百世如不徹悟決定不休有此  
正因不患大事之不我明也故教中謂末世  
衆生能發一念不退轉心即同正覺斯言盡  
之矣今之學者反是於最初發心便自立脚  
不穩惟恐境緣倏變念慮俄興做主不牢流  
入異路以之念念馳求速期超越殊不知返

辨二

五

爲此馳求之念所障把箇要了生死大事底  
正因妄自遮障久之不決忽爾遷變者有三  
或者勝心不捨頗負聰明矧乎師友之罔其  
悟理惟尚言通不自覺知涉入知解以相似  
般若粘綴識田自謂了明莫知虛妄則其口  
出耳入之習紛紛皆是化權表替鮮有不墮

其轍者此其一也或者志氣狹劣識見淺陋  
每向工夫邊倚靠不穩將謂此無功用法門  
絕無靈驗惟限以十年二十年或不相應遽  
變前因或以念佛爲徑路修行朝暮掐數珠  
求淨業或以一代時教佛口所宣我既參禪  
不靈未免循行數墨旋種善因自謂不爲虛

度或厭煩受用畏懼報緣自甘陸沈垢面草  
衣負春執爨苦其形體以資事行或密持呪  
語或潛懺罪愆等皆是自違正信遠涉異端  
此其二也或元無信種遇境興心三根椽下  
坐席未溫八識田中攀緣不斷一箇話頭咬  
嚼未破百般情妄起滅無時不至三年五載

遽謂參禪不悟擊向無事甲中念念循塵心  
心流浪甘赴死門未嘗返省者此其三也當  
此叢林像季祖道荒涼參學道流苟不負決  
定不退轉鐵石身心則於此三途不之此則  
之彼既失自心之大志益增佛祖之深哀法  
社凋零未有不本於此者殊不思參禪正信

是千生一遇百世一出儻不能一往直前以  
期真脫轉念之間白雲萬里欲望般若種智  
復入于心猶敗穀之芽無復萌矣  
或問古人今人參學用心有以異乎無以異  
乎幻曰古人學道未問道之得與不得脚未  
跨門首先將箇偷心一斬兩段更不復生今

人純以偷心為主此正今古之同異判然不相涉矣何謂生死有偷心是何謂涅槃盡偷心是請以喻言之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偷心是藥之所忌以佛祖言教治生死之大病此古今之同然者安有不治之理惟是藥有所忌古人純服藥鮮有不獲其神効

弊一

六

者今人方藥之未已而繼投之以忌不惟不治其病將見增益異證使大醫王亦斂衽而退矣何謂偷心乃識情之異名也能剗奪自家無上法財故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且畧舉前輩數段因緣可為今時龜鑑者只如六祖到黃梅但令槽廠去馮

山在百丈會中充典座楊岐十餘年惟總院事演祖於海會充磨主雲峯之化緣雪竇之持淨慈明參汾陽惟戲笑譏訶黃龍扣慈明惟遭詬罵中間差別之緣錯出違順之境橫生但是當人正因炳煥死盡偷心任其異境紛如一一消歸至理又何所往而不與道相

遇哉今之人偷心不肯遽死者無佗蓋已事之不真切耳雖寄身於空寂之場而馳念於取捨之域一種是作興保社較其優劣則天冠地履之不相侔矣何則如今人稍負天資必欲遠附清名高攀勝軌凡猥屑等事終身不齒安肯作磨主充典座乎凡住處雖安居

暇食尚不遂其所欲安肯入槽廠而為化士乎至若手橫塵柄身坐猊牀正因益微偷心愈熾欲其垂念後昆作清涼樹其可得哉用是卜化權之盛衰今古之得失未有不係乎偷心之有無也予於此不容不辯

弊二

七

何物即如來妙明元心之至體耳以其求道之志不真不切為諸妄所蔽轉為偷心也猶蠱生於禾害禾者蠱也亦猶火生於木燒木者火也但求道之念真切雖寢食於人不可一日無之之事尚能廢忘何偷心之不泯哉譬如人之為利養甘執賤役於人雖竟日奉

勞苦而不生疲厭方一毫不盡其役則鞭笞罵辱應時交接皆所不憚何其志羞惡之若是邪無佗蓋求利養之心真切而致然也使其憚勞苦畏楚辱則失利養矣彼區區爲淨幻之利養而能志極重之羞惡較吾儕之希求聖道而不肯死虛妄之偷心者何如哉然

凡何異聖聖何異凡惟偷心而成異耳道人可不慎諸

或問做工夫多爲昏沉散亂所障用盡神力屏打不去無乃根力有所不逮而使之然乎幻曰非也當知昏沉散亂全體是本地風光其實際理地中無二法也爾其不委且昏沉

散亂初無自性亦無實體皆是自家一箇叅禪底正念不真不切上入來當知第一念不真切即從第一念入第二念不真切即從第二念入乃至百千念真切竟無所入或最後一念稍不真切則便從最後入矣若使自最初一念真切直至心花發明之際其真切之

心了不間斷則所謂昏沉散亂杳不知其蹤矣往往不責爲道之念不真切而以昏沉散亂爲礙者是猶自處暗室而責己眼之不能洞視物象者無以異也且真實做工夫之人面前見有昏沉散亂錯了也更起念要屏打箇昏沉散亂又錯了也然而屏打不去而生

憂懼者更是錯了也設使屏打得箇昏沉散亂去面前淨裸裸地錯之又錯者也更有箇鹵莽之人見說昏沉散亂元是本地風光認以爲是終日與之輟作一團而不生分別者此又不勝其錯也或者見余連說許多錯字乃問如何用心即得於昏沉散亂上不錯去

弊二

乃謂之曰苟有心可用則展轉成錯矣纔見有昏沉散亂凡用心不用心都是顛倒錯謬或謂遮箇向上話我初機學人不能得入幻曰學道只要悟明自己真實心地既悟得諦當佛與衆生同途共轍初無向上向下只爲你不識昏沉散亂動遭其惑於是語言露布

強爲指陳今則事不獲已索性將箇昏沉散亂根本盡情揭露去也倘無量劫來爲客塵煩惱染習太重是昏沉散亂之根本爾即今見色聞聲念念與諸緣作對其愛憎取捨之情起滅無定是昏沉散亂之根本爾最初一念要超生越死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參禪

學道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成佛作祖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希求無上大菩提趣向涅槃是昏沉散亂之根本乃至於世間出世間種種法中苟存毫髮念慮莫不皆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若根本既斷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中間欲覓一毫昏沉散亂了不可得於不

可得處不惟無昏沈散亂至若真如實際俱不可得而有也且聖凡迷悟之跡向甚處安著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或以學人鮮有不替其初心者爲問幻曰負所欠者其懷虛滿所期者其情逸此人之常理天下古今共之然懷可使之虛情不可使

辨二

九

之逸也何則無邊聖道未有不由虛懷以納受之無窮結業未有不因逸情以滋聚之蓋心念無主染淨隨緣一刹那間變化萬狀不之道則之業不之悟則之迷曷有已也偶論及此忽有老比丘作而言曰憶昔在俗時能背誦法華經四卷自謂童顛方服之後必可

通背其所未記之三卷豈期出家二十年不惟廢其未記之三卷其已誦之四卷亦皆忘失時聞者莫不掩鼻因謂衆曰當在家也以負出塵之所欠每虛其懷抱故能朝思暮想而受之已而既滿出家之所期頓脫塵累閑情日逸曾不期忘而忘之矣原其所失與今

之參學者無以異焉且四海無家一身萬里其所負之欠惟欲會禪而後已一旦遇教壞之師巧設問端控其入草或將聰明之資和會情識於語言文字上一印印住自謂滿所期矣殊不知閒情日逸妄見潛生則說時似悟對境還迷不惟不到古人大解脫之地求

如前日負所欠而孜孜欲會之心亦茫然無有矣嗚呼聖賢之學豈止是哉蓋負所欠之懷不深而希所滿之期不遠也學者可不慎諸

或問悟心之後有履踐否幻曰此說難於措言也所云悟心者心不自心悟從何得悟既

不立心亦無心心無其心縱觀虛空萬象有無情等觀體混融欲覓一毫自佗彼此之相了不可得於不可得處無縛無脫不取不捨離妄離真非迷非悟一念平等萬法皆如復有何事可言履踐哉或謂積劫無明微細染習尚留觀聽未即頓消不可無履踐也幻曰

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若見有纖毫情習未盡即是悟心不圓而然也或心悟不圓須是掃其未圓之跡別立生涯以期大徹可也其或謂悟心未盡以履踐盡之如抱薪救焚益其熾矣古人謂當以佛知見治之余不識佛知見爲何事或果與佛知見相應則治之之說

辨二

十

亦贅且剩矣曰若然則無履踐之說乎答曰茲不必預以有無履踐自惑于心請勤加鞭策到桶底子一回脫落其履踐之有無當有以默契于中矣

或問禪者有不斷惡不脩善不捨貪嗔癡不習戒定慧是謂一性平等之說有諸幻曰此

余平生深欲辯而未暇也今既有所問當畧而言之夫達磨悟諸佛心宗不與外道二乘同轍惟一心法界中無佛無衆生至於生死涅槃皆名刺語又何惡可斷何善可修及捨貪等而習戒定耶今之學禪者於一心之要旨曾未悟入遽以此極理之談竊爲己見妄

與狂解恣逐凡情破壞律儀自投籠檻是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若必欲要知斷惡修善之底蘊不必廣尋文義但只勤究自心究到無可究處心眼洞開始知惡之可斷不可斷善之可修不可修等當如啞子得夢所以極理之談者謂惡與貪等皆是自心則自心無

可斷可捨之理所以云不必斷不必捨也或謂既曰不必斷與捨則行之可無礙乎幻曰爾作是說誠佛祖之所哀矜而不已者謂惡等皆是自心尚不許起心斷又焉得許伊起心行之也或曰今雖悟知惡貪等是自心既不許斷又不許行其惡貪等必向何處安著

釋二

上

幻曰爾甚惑也當知一切惡業及貪嗔癡與無明煩惱種種塵勞等俱無自性皆由迷自心故依妄而有如水因寒結而為冰此心既悟則諸妄乘其所悟而消如冰因慧日所照復化為水既化水已今云冰復向何處安著此寔迷中倍人也或謂某人者已嘗有所悟

入而惡貪等對境遇緣亦猶自若此又何如幻曰此有二種一者悟心未盡諸妄尚存苟不進修則終歸顛倒一者悟心已圓洞視諸法了如昨夢因示現世間行同事攝法似有惡貪等殊不知其真心了然超越當知此行或力量不及者少加勉強俱不免過失矣

或曰人有日營萬善者與至道之體親乎疎耶幻曰道體本乎無為善惡不可加損也原夫造惡根於迷妄聖人觀破迷妄之漸故使之為善也善業勝而迷妄消迷妄消則惡自遣矣諸惡既遣萬善亦忘古人有善惡俱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之說謂心體者即至道

之異名也苟遣惡而存善欲望吾至道之體不勝其邈矣試以喻明之人有惡厠屋之臭以香熏之莫若置身於無糞穢之地可也然厠屋喻惡也香熏喻善也無糞穢之地乃至道之體也人有畏幽室之暗則執炬以燭之莫若處於大明之地可也暗室喻惡也執炬

喻善也大明之地即至道之體也復有懼冰雪之寒者必燔薪以解之莫若措躬於陽和之室可也冰寒喻惡也燔薪喻善也陽和之室乃至道之體也然焚香有斷續執炬有起滅燔薪有離在惟至道之體窮却不變積世常存安有斷續起滅離在之謂哉修善之於

合道也其親疎之理若是豈容不辯哉  
或問善惡二言已嘗聞矣謂善惡之理世或  
未能辨有以鞭笞怒罵為惡能忍是惡而不  
加報者為善有以持刃殺人為惡以順受其  
害而不形諸念慮者為善有以淫蕩暴亂貪  
多務得為惡以安舒靜默齋戒誦持為善幻

弊二

十二

曰斯說皆善惡之跡也謂理則未然也使盡  
言善惡之理無佗凡起念動心所期之事無  
大小無優劣但欲利人皆善也惟欲利己皆  
惡也事或可以利人雖怒罵擯斥皆善也事  
或可以利己雖安徐承順皆惡也以故聖賢  
垂教立化汲汲於濟世而無食息之暇者皆

至善之心也惟眾人反是雖聖賢其衣冠文  
藻其言行苟不有利人之心已不勝其惡矣  
况暴怒之氣搖動而不息者乎以若所為而  
望善之一言猶隔霄壤豈至道云乎哉  
或問孔孟之書言王道極於仁義而已矣老  
莊之書言皇道極於無為而已矣百氏之書

雜入霸道極於功利而已矣吾佛之書單明  
性理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極於一念不生  
而已矣似各擅一門而不能融會於大同之  
域果別無理乎或別有理乎幻曰謂無則局  
謂有則放聖道俱不取也其所取者貴在一  
門深入使之自悟悟後藩籬既決洞見三教

聖人握手於言象之表而不有出世世間之  
間脫或未悟縱以四庫書漁獵于肺肝含吐  
於齒頰特不能脫多聞我見之誚如西天所  
謂聰明外道者是也故學者不求正悟而尚  
區區於文字之間者非愚而何今之稍負聰  
明者多不肯死心忘情以求正悟每取證於

弊二

十三

文字語言不惟無補於理而增長識情分別  
動違聖道如之何化權之不棄叢林之不替  
也  
或問宗門中有碧巖集者乃圓悟住夾山時  
取雪竇頌古分綱列要言批句判舉揚細密  
開發詳明語其富麗則如揭開寶聚而明珠

大貝委積橫陳語其充溢則如掣斷禹門而  
逆浪回瀾掀昂起伏偉矣哉非得法自在者  
不可及矣奈何自開戶牖之士每資此為階  
級尋而妙喜知之恐學者流而忘返嘗入闕  
碎其板今書坊仍復刊行丁茲季運無乃益  
學者之穿鑿乎幻曰非也無邊衆生各各脚

跟下有一則現成公案靈山四十九年詮註  
不出達磨萬里西來指點不破至若德山臨  
濟摸索不著此又豈雪竇能頌而圓悟能判  
者哉縱使碧巖集有百千萬卷於佗現成公  
案上一何加損焉昔妙喜不窮此理而碎其  
板大似禁石女之勿生兒也今復刊比板之

士將有意於攬撥石女之生兒乎益可笑也  
曰然則當人脚跟下見成公案了不與佛祖  
言教有交涉則當人何所考而證之乎予曰  
無所考也亦無所證也惟貴當人瞥爾迴光  
退步一踏與目前見聞覺知一翻翻轉則知  
風前瀑韻雨後溪聲無一字非頌也雷震空

山籟鳴清晝無一音非判也至若天高地厚  
夜暗晝明萬象森羅熾然常說是謂見成公  
案之碧巖集者也雖百千雪竇圓悟亦當望  
崖歛衽於言象之表又安能置一元字脚於  
其間哉爾其未諳此旨彼之建化門中一成  
一壞一抑一揚特世相之常分耳爾謂碧巖

集必使學人穿鑿知解障自悟門逆推二師  
之心恐不爾也如世尊以正法眼洞觀法界  
衆生各各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  
著不能證得我當教以聖道令離諸著然佛  
豈不知聖道亦在衆生分上各各具足非可  
以語言教之者及乎應酬三百餘會差別之

機則大小偏圓頓漸半滿之聲無日不出乎  
口而今古學者不達其語言方便指以為實  
法各執所解異見紛然鼓舞於是非之場交  
馳於能所之轍俾一大藏教去碧巖集亦不  
相遠且聖教尚爾况佗文字乎雖然逮極究  
言教之得失實在當人爲己事之真切不真

切耳或爲已事真切則知片言隻字果有超越生死之驗如教中謂鵝王擇乳也或師資之間誠有志於克明已事荷負宗乘決不肯依文解義自能扣已而叅政不在碧巖集之有無也何足議哉

或問諸方莫不以高峯和尚令人然指受戒爲異者然乎否耶幻曰亦嘗親聞其異矣因以異之之說扣之先師先師曰不異也彼不識權變而然我寧不知達磨大師單傳直指見性之旨文字尚不立何戒可受乎然達磨不言戒者有二理存焉一觀宗二驗人觀宗者達磨專以傳佛心印爲宗惟務單傳俾之

一起直入如來地不涉大小二乘階級其宗旨如是言戒則背矣驗人者凡達磨門下皆上根利器之士非夙熏般若種智具最上乘根性者不可涉入如此等人其於戒定慧之學深熏熟煉政不待復令其受戒也故達磨之時宜乎不言戒彼雖不言而亦未聞令人

卅二

十五

故毀之也自達磨而下其具大乘根性者四方八面雲興海湧古今沿襲而來亦皆畧而不言戒者乃宗旨之當然也初未聞有不守戒律而傳佛心宗者昔慈受和尚乃宗門碩德每於舉揚之次極讚人具受戒法真歇和尚建勸發菩提心會與四衆敷宣此二師乃

權變之漸也昔湛堂準和尚叅梁山乘禪師乘曰驅鳥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堂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乘乃驚異堂曰雖然敢不受教遂詣康安律師受具足戒從上宗門中言戒之事尤多不及繁舉由此言之則受戒豈可謂之背少林宗旨

而爲異也所云權變者隨時適宜知有補於理故不疑也思我初入衆時乃開慶景定間如淨慈雙徑皆不下四五百衆其住持頭首固不在言衆寮中間有一人半人飲酒雖不常飲而鄉人鄰單未嘗不以此誚之除飲之外佗事鮮有所聞今則自上至下蕩而忘返

無所避忌昔佛說五戒爲白衣設比丘自有四分僧祇等律及三聚具足大戒且白衣之戒尚逸而况律儀乎瀉山亦云止持作犯束斂初心然初心一步也傳佛心宗千里也未有一步不能行而能到千里者古人謂持戒學道是把本修行或根性遲鈍一生道眼不

明亦得戒力擁護道念令不忘失則來生易於成辦也如言教中以楞嚴圓覺二經是大乘圓頓之要詮請試檢閱其中未嘗不以戒爲要務故古者謂戒爲基址道爲屋廬二者若無一身安寄此余所以從權設變也復何異哉若以教人持戒爲異如百丈建立許多

威儀禮法凡行住坐臥靡不周該而悉備較之達磨直指人心之旨得非異乎或謂自安衆以來其叢林禮法不可使一日無也殊不知戒律乃叢林禮法之根本未有絕其根本而枝葉自能存者嗟乎道體喪而戒力消戒力消則叢林之禮法失矣安得天下人心復

卷二

十六

存乎道我於今日而以戒示人者何異之有此皆先師誠諦之語偶因所問不覺打開布袋說說若此識者毋以我爲好辯云或問佛菩薩皆具神通此神通還屬修證否幻曰神通亦屬修證亦不屬修證也夫神通者是諸佛菩薩於久遠劫中純以四無量心

六波羅蜜及種種善行之所熏習而然也言屬修證者苟不因如上種種熏習則不具也言不屬修證者當知佛菩薩所行諸波羅蜜及衆善功德等非爲求具神通而然乃其大悲熏心本已願行之當然者使佛菩薩苟有一念欲求神通則當頭被此一念障住縱盡

修諸善行等皆成有漏之因安得具此自在解脫變化之神通耶或未曾契證諸佛心宗及種種無作願行而至自餘二乘小果及外道等亦各有神通變化非神通也乃幻力變現皆有作思惟成就實顯異惑衆之生滅因也夫佛菩薩大悲熏心無作願力所現之神

通殊勝與法性平等雖於一毛孔現出百千光明百千莊嚴具充塞法界隨其欲樂皆獲滿足而佛菩薩解脫心中不見有具是神通者亦不見有現是神通者亦不見有依是神通而獲受用滿足者何以知之蓋神通與法性平等然法性無一異自佗能所分別之差

辨二

七

則知神通亦爾也或謂佛菩薩神通不可謂之全不屬修證若果不屬修證則凡夫緣何不有耶幻曰凡夫於法性之神通亦未嘗不具而凡夫及異類皆昧畧而不自知也但凡夫闕於無作願行諸波羅蜜所證之威德莊嚴之神通耳前不云乎佛菩薩以大悲熏心

而然非為求神通設也請以喻明之世有造十大惡業不思懺悔之衆生此人命終由業力故直入地獄受種種苦此人政當造業時但為迷妄入心恣情而作決不曾有一念謂我業熟時決入地獄也蓋地獄無自性亦無實法乃由自己妄業之所致爾當知佛菩薩

解脫神通亦無自性亦無實法寔由戒定慧諸波羅蜜等成熟之所致爾復何疑哉或問西天二十七祖皆有神通洎達磨亦有神通自達磨已降何以不具神通中間或聞一人半人亦不多見幻曰聞西天外道皆具有作思惟變化神力佛燈初傳將照明世間

非具神通者不能攝彼外道蓋西天皆化佛化菩薩應身為祖以傳命燈故達磨謂是觀音應身自達磨已降中間或有一人半人亦具神通者乃聖賢問世而起助揚宗教耳其不具者惟以悟佛心宗為本蓋佛心宗乃百千三昧神通之正因也安有果報不自因而

著者凡真實悟心之士或偶生神異則當念遣除決不肯滯此為奇也苟以為奇則失本心矣且悟者尚爾况未悟耶今之學者不求正悟而妄興一念神通三昧之心乃外道眷屬求背正因必矣或有人謂神通亦有傳受至東土恐致顯異之譏故不傳此說不惟自

惑又且惑人豈至理也

奉佛信真必與 嚴德至履聲  
善女人俞氏妙清 沈氏淑清 每各  
賜字二千報答四恩三有者

十八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弊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弊三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山房夜話下

或者以所知為問曰僕嘗積學半生凡佛祖言教漁獵殆盡每臨文對卷未嘗無所知獨不能剪情縛於見聞之初乾識浪於愛憎之

弊三

表者何也幻曰子槩言所知而不能擇其至者有靈知焉有真知焉有妄知焉夫靈知之謂道真知之謂悟妄知之謂解言所知則一也謂靈謂真謂妄則日刼相倍矣學者不揣其理泛於所知妄生執著引起是非不惟汨喪道源而亦沉埋自己如裴公謂血氣之屬

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言靈知之知此知於聖凡迷悟無所間然心體本具了無加損者如華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佗悟如圓覺謂知是空華即無輪轉又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等此言真知端從悟入苟非迷雲豁開斬絕見量不動神情

如久忘忽記當念解脫立處皆真自餘決不可偶然也又圓覺謂眾生為解礙菩薩未離覺又云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等此皆痛指依通妄知之謂也其妄知者雖深窮至理洞徹性源使終日肆懸河之辯即其所辯而與之俱迷政不待辯後而迷也故迦文於雪山示其悟跡末後於百萬眾前拈一枝華顯其悟理已而諸祖門庭其設施雖萬不同皆近之如火聚觸之如太阿聞之如雷霆飲之如蠱毒至若語默動靜了無縫罅與人作蹊徑者良有以也然宗門中尚不許向悟處架跟乃非之為法塵

斥之爲見刺必欲其兩忘迷悟混入靈源而後已或未至此則以其所知動形諸妄如瞽者執炬而復晝行不惟無益於明使久不擲去將見火其所執之手矣予亦昧真知者而不能逃妄知之責因其致問故說此以自警或問塵勞二字世所共稱不識塵勞以何爲

因以何爲義幻曰以迷妄爲因以染汚爲義謂迷妄者以迷自心故不達一切法無自性謂無自性者性本空寂無知見故以不達無自性而引起妄情認一切法爲實有既墮有海則其取舍順逆之念皆自我起順之則愛逆之則憎愛則取受憎則捨離展轉遷流順

弊三

二

愛生喜逆愛生怒微細微細潛伏識田騰躍不定起滅無時徇情膠擾逐念紛飛染而六凡淨而四聖雖悟迷有間謂塵勞則等也何則本來清淨真實性中亘古迨今不容別有一法爲增爲減爲得爲失彌滿充塞周徧含攝廓徹靈明了無住相衆生未悟動逐境緣

但涉所依皆塵勞相無間聖凡咸遭汚染矣夫塵勞者能傷戒體能濁定源能昏慧鏡能潤貪根能資恚焰能長癡雲能開惡道能閉善門能助業緣能消道力使盡說塵勞之過無有窮已今之學人槩言動作施爲皆是塵勞直欲置身於一物不侵之域或少事役其

情微務干其慮謂消道力必欲掉臂徑去不肯回顧其志亦苦矣而返墮迷中之倍人不可與之論道也何則蓋不能返照塵勞所起乃根於迷妄非出於事務也若出於事務則飢不當食寒不當衣居不當屋廬行不當道路審如是則死無日矣其必當然則不思所

食之穀出於耕鋤所掛之衣出於機杼所居之屋廬出於營繕所履之道路出於開闢使各各俱不涉事而歷務則資身之具何所從而得耶復不思即今行道之身本來無有皆自父母養育之塵勞而生撫抱之塵勞而長又不思從上佛祖道大德備之人未有不食

弊三

三

不衣不居不履者以其廓悟圓滿清淨之自  
心充塞法界中不容他一刹那間轉八萬塵  
勞爲八萬佛事故永嘉云不見一法即如來  
方得名爲觀自在安有了悟自心之外別見  
有一法爲塵勞耶是故華嚴會上諸善知識  
皆借此塵勞爲行菩薩道修菩薩行以至莊

嚴佛淨土之一種要門當知離塵勞無六度  
捨塵勞無四心虛塵勞無聖賢盡塵勞無解  
脫蓋塵勞是三世佛祖十方開士無邊善知  
識一切戒定慧恒沙善功德之胎孕苟不有  
塵勞則聖賢事業無出生之理嗟乎學者不  
了此義妄生忻厭無乃將塵勞去塵勞轉增  
迷悶而已聖人哀之故楞嚴有如我按指海  
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斯言豈欺人哉  
安得人人於此遠契聖心即塵勞爲妙用者  
哉使以百千功行欲洗滌塵勞聖人尚訶之  
爲妄作然洗滌塵勞尚遭訶斥矧乎心塵壅  
塞不求正悟遽以一切無礙而爲口實者非

欺罔自心而何

或問子之道譽頗爲人所喜胡不徇時緣坐  
一利隨力闡化以張佛祖建立之心且靖退  
小節苟執之不返其能免爲法中之罪人耶  
幻曰自嬰不虞之譽日聞斯言然所以無愧  
於此心者有解焉使其果有爲人之道擬全

高節固守而不爲則法中罪人無可逃者使  
其實無爲人之道乃欲乘時網名背理而強  
爲之不識罪人之名可免乎不可免乎或不  
可免則較之固守不爲之罪亦倍矣頗知此  
理故不敢冒爲也嘗默究之住持之要有三  
種力庶幾無敗事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

力體也緣力智力用也有其體而缺其用尚  
可爲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其道體  
既虧縱有百千神異苟欲資之益不相稱雖  
緣智奚爲哉或體用併缺冒焉爲之使無因  
果固不足論使有因果寧不慊然于中乎余  
於佛祖之道缺於悟證尋常形之語言毫楮

解三

四

者特信解耳思古人得旨後復不懼危亡三二十年置身爐鞴之側尚欲屏其悟跡蕩其證理然後入真入俗不見一法當情則其通身如利劍如古鏡無停機無剩語儼臨千羣萬衆之上不知爲尊不知爲榮具如是體裁或遭人天推出庶幾無忝斯豈情見未脫者

所能假借耶原夫悟證之跡或未盡洗則其能所之見動輒紛然謂能所者皆情見也且悟證之跡尚不容存於心何況信解純是情見其於至道之體愈親而愈踈益近而益遠且自未能會乎道安有能使人會道之理哉以此礙之不能自遣故不敢妄尸大牀稱弘

道之師也客曰審如是說古今列刹相望其握塵柄者代不乏人豈皆真不失其體用者乎幻曰子問甚詳爾不聞各各三昧各各不知既不之知欲竊議其可否無乃益子之過耶客於是相視一笑  
或問僕半生跡寄空寂之場而情馳聲利之

域方責造物之不我助偶有以住持之名見任喜而從之自負此名字而來返不若未負之爲安也何則百務之通塞羣情之喜怒咸萃於吾方寸或少有不周於思慮則禍辱不旋踵而集豈從上佛祖果如是耶幻曰爾不思受名之初乃受責之始也天下之名未嘗

辨三

五

孤起而忽生蓋由實而致名名之與實猶影之隨形也猶衣之出於帛縷也猶飯之本乎米粟也所云責者求實之謂也如稱影之名必求其形之實言衣食之名必求其粟帛之實當其初負住持之名必先自責其持任正因今法久住之實有無也苟無其實則不異

離形而論影捨粟帛而議衣食言說愈多而實效愈遠矣心機愈密而大用愈乖矣攀緣愈熾而正因愈廢矣使亟棄之猶有可禦之方或流而忘返則不至泥犁不已也且名者何物也而競尚之蓋非尚名也乃所以有我也有我故而生愛見愛見莫甚於名故名

於五欲居其一也欲潛乎心隱微難見遇緣而動萬夫莫能敵千聖莫能制雖斧鋸在前鼎鑊在後將不暇顧又何畏夫因果哉然名之至美者聖賢也道德也其次則功利也又其次則技能也由是欺聖賢以網之駕道德以要之專技能以奪之竊功利以據之美名

根於心妄識馳於念至若舉措言動惟名是務至於論其名之實則掉頭弗之顧也雖營營終日逆知其何所為而不敗哉間有報緣適爾偶中所求使美名加於百世而不衰一旦報緣忽盡即前日之名乃今日之辱也名愈多而辱愈甚故知罔實之名乃取敗取辱

之具也原夫聖人洞窺理底存實于中惟恐斯須或忘之也是故於無量劫專求至道乃破生死魔而返靈源之實也精修六度普運四心乃興大慈而啓大悲之實也三百餘會半滿偏圓乃觀根應病利生接物之實也未後手拈一花衣付飲光乃以心印心以器傳

器之實也至若百千勝行恒沙功德靡有一法不自實際理地中流出是謂純一真實無所為於內無所慕於外無所矜於己無所待於人惟勇健不息履實踐真之正念為當然也以其誠實之行具足圓滿則調御師天人尊優曇華光明藏種種嘉號種種美名曾不

弊三

六

約而至矣使聖人瞥興一毫念慮有所慕其名於外縱滿百千萬億恒沙數劫堅脩衆善不惟美名之不遂將見逐妄之譏不可逃也古人惟患實之不存不患名之不至蓋知實乃名之招也故天下古今未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所云住持之實何實也遠稟先佛之教體近持諸祖之化權內存自己之真誠外起人天之傾信不以賢而使進之不以愚而使退之不以順而愛不以逆而憎以平等慈與物無間皆所謂代佛揚化據位稱師之實也苟力有所不逮當退而養之晦而藏之決不可苟也或欲假一毫方便以資其實猶螢

光之助太陽也聖人惟知實之可踐踐實之外復何念於名耶譬如積聚粟帛之多則衣食之名曾不待求而自至矣自有叢林已來其住持之美名若懸的也其抱聰俊負才能者咸以筆舌辯利之矢得而射之或不顧其實皆自中其矢耳豈能中夫的哉然化門之

翁張法道之隆替名乎實乎蓋不能外於此矣

或有以進退爲問幻曰寄四大浮囊於三界海中眇若太倉之一粟其驟進勇退雖日千萬里何利害云乎哉良由人情好惡不等進亦是非退亦是非人不能遠鑑至理動爲是

弊三

七

非所惑一進一退惟任妄情卒無所主聖賢獨不然其進必以道則思所以濟人其退必以道則思所以補過其於進退之頃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較之卒無所主者何如哉其或干榮冒寵孳孳爲一己之謀者進則與業會退則爲情轉是非之跡動輒紛然因果之

招凜然莫隱道人於進退寧容無擇焉或問公與私對私則喻矣公之爲義何如幻曰我何人也輒敢妄議之竊嘗聞之古人謂公之一言乃佛祖聖賢之本心也至大至明凜乎獨立而天地莫能掩鬼神莫能窺也揀而辨之有至公焉有大公焉有小公焉至公

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昔迦文老人夜覩明星唱言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於此發明聖凡同稟其靈俾傳之無窮乃至公之道浚源於此也已而三百餘會隨機任器設教殊塗文字語言浩如山海乃大公之教張本於此也及其化被五天光流

震旦僧園資具徧在寰區此小公物務之所從生也非道無以發其教非教無以任其物務非物務無以暢其道是三者更相成而互相資蓋均出乎佛祖聖賢本心之公也且天普覆而地普擎海普涵而春普育亦已至矣未若吾公之普又至也何則語其道則圓裹

三界洞貫十虛無一含靈而不與同證者也語其教則三乘十地之階梯萬行六度之品級大張宏設不使一衆生不得其門而入也語其物務則崇門大殿之開闢廣堂密室之容受雖一飯亦必考鐘伐鼓以警其幽顯俾之均沾而悉被也人之所以不至佛祖聖賢

之域者蓋不存乎公也苟不存乎公靜則蘊乎憂思動則涉乎禍辱窮則滯於下愚達則長其罪惡已而三塗六趣纏縛萬生卒未有自釋之理良由此心之不存乎公也如離婁困踣於暗室之底負千里神光不能睹其分寸是以聖人教化不得不啓之也故安樂人

弊三

之所趨而不知致安樂者公也福慧人之所尚而不知資福慧者公也聖賢人之所仰而不知達聖賢者公也佛祖人之所親而不知契佛祖者亦公也公也者與本心而無一毫少間也以故聖人指至公之道以明其心設大公之教以照其心任小公之物務以正其

心惟心與公異名而同體者也然公之爲理不可苟也不可強也無作爲也離種種情僞是一直之道也惟至真至實之心能契之少涉念慮則不公矣故聖賢操之履之趨之向之未嘗違越其絲髮凡縱心舉念不假思惟渾然至公不期昭顯而顯矣世之罔其公者

非罔其公乃自欺其心爾苟知心之不可欺自然動則與公合其明靜則與公合其照以至通教道而持物務舉不失其公矣所云公者人或終身無所知而昧之則亦無如之何也間有知之而故背之返張至公之道以網其名假大公之教以濫其位竊小公之物務

以濟其欲深沉重溺而罔思所以効之者又不止於自欺也昔朝有欲改某寺爲倉一僧力拒不從因聞于王王授劍與使者曰今再拒則斬之如不畏死則與免尋而使者諭旨僧笑而引頸曰爲佛法死實甘飴之彼當引頸之際了無畏怯豈苟而強之也蓋一出於

弊三

九

真誠推原其心豈直爲僧園物務之小公深有意於教道者也隋太守堯君素下令以諸僧登城固守敢諫者斬時有沙門道遜歷階披陳而拒之君素直視遜曰此僧膽氣如是壯耶遂免此爲大公之教遠抵鋒冒刃不懼死士又豈苟而強之也東山演祖書略曰今

夏諸莊早損我總不憂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誠可憂原其所志於至公之道拳拳翼翼戴不敢斯須忽忘之也然諸莊早損而言不憂者非不憂也以物務之小者較之於至道則物務可略其憂也僧園物務本於興教傳道而建立使教之不振道之

不傳雖飛樓湧殿餘金剩粟充塞大千不惟無補於公適足以爲教道之累也公之存亡係於法道之隆替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或有以威爲問幻曰威之於天下有二所謂二者有道德之威有權勢之威道德之威出於天權勢之威出於人出於天者服其心出

於人者服其形耳然服其心之威不特威之閫內使風行萬里之外亦威之又不止威之於今日將聲傳百世之下亦威之矣何以知其然如古之道德淳全者今人挹其遺風仰其餘烈莫不意消心醉而况承顏接辭於當日而不畏敬者乎彼服人心之威一出於至

誠蓋自然之理不容毫髮念慮加於其間也夫道德之威人心感服固無疑矣使聖賢苟擅其道德而必於服人則人豈服之哉且道德之美聖賢尚不得專擅以服人而世之昧者捨道德而附權勢自不知其危猶替替終自尤人之不我服何其謬哉然權勢之威縱

能服人之形亦頃刻耳反面則不威矣其能威之於身後耶不特不能威之於身後人將結恨於懷欲追其威服之跡以報之則其爲禍未易量也故知前日之威鮮有不爲後日之禍幸吾儕遠稟四無量心之大訓於西域聖人之後威權之柄宜終身不預焉或曰聞

規正天下之心莫善於賞罰匪恩莫賞匪威莫罰子於世道固遠矣其僧園資具或任人之不職欲不威之可乎幻曰昭昭因果實臨爾躬聖賢垂範誰敢易也使威之而不悛將如之何當歸求其道德可也未見道德在躬至誠浹洽於內外而人不之信從也安用威

為且海內之威無日不在而肆暴習惡者莫之少畏豈其威果不及之耶苟道德之不充而靡思退養惟務持威柄以臨人者不禍於今將引其禍於身後者必矣聞者畏之或問吾法須外護然後可行乃有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之說幻曰事說則可也理說則未

知其可何則隋珠絕類人將忘重溟之險以求之卞璧無瑕世將輕連城之價以易之理固然也使吾衣底之珠不具懷中之玉枵然雖卑言屈體狎近於人則人將遠之又安肯輕連城以易之忘重溟以求之者乎故佛祖以道德自任夷險一致身世兩忘曾何意於

求外護也以道德不能自掩則王臣乃傾誠以待之世之昧者不顧己之道德為如何必欲干榮冒寵奔走權門而稱外護或不遂所欲則怨嗟之聲形於言鬱勃之氣浮於貌不至禍辱不已也豈抱道之器合如是哉

第三

十一

幻曰有藥必聚於良醫之門無貨不投於巨商之肆樹將茂而鳥集池既成而月來昔雪山大沙門棄萬乘尊榮受六年飢凍視大千世界不翅一漚之輕曾何有為於世耶及萬德功圓之日則眾寶樓閣諸莊嚴具周匝圍繞雖滅度二千年遺風餘烈充塞海宇是謂

出乎爾者返乎爾者也聞菩薩成就世間或不具足不責彼之不我助惟精修六度廣布四心化機圓熟而諸施者持以奉獻或蒙領納則踴躍歡喜自利利他均名解脫是僧伽藍成就福田者也今之苾芻於所為處動皆至理惟務惡求如片地之不獲或多財以壓

之或重勢以臨之或構罪以恐之或挾術以勝之雖成就於一時皆煩惱業根豈福田利益者哉競以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說為張本殊不思千年常住苟非定慧資熏自作兼利必何所從而得耶或罔其所自是猶捨池而招明月棄樹以集眾鳥理豈然哉理豈然哉

或問說法之儀式必須兩花堂須彌座為然乎否耶幻曰謂儀式則然也謂說法則豈其然哉夫法無定相說亦無定相其揮白塵拂播搖唇吻者事相之說也如吾佛不起菩提座不出那伽定不動廣長舌不見一法相而熾然常說又豈待四十九年三百餘會為說

邪如諸菩薩能捨難捨以布施為說法能持難持以戒律為說法能受難受以忍辱為說法乃至修六波羅蜜四無量心皆說法也如觀世音三十二應處至若天龍鬼神人非人等即其所現是說法時更不待別有所言也如從上諸祖之攀義輓毬提油舞笏隔江招

手立雪安心豎空拳於草廬疊雙趺於巖穴撼木鐸於紫陌紅塵之際放絲綸於白蘋黃葦之濱打地叩舷張弓面壁孤峯獨宿狹路相逢得牛還馬而道出平常喚甕作鐘而意居言外千途萬轍玉振金聲豈必皆兩花堂須彌座為然也心同乎道雖形影相弔於巖

卷三

十三

穴草萊之下未嘗不是儼臨大眾播揚宗教之時苟不同乎道雖榮披上服尊據大牀問若雲興酬如瓶瀉口舌相勝惟益高心媚悅世情鈎引時習謂之說法利生代佛揚化甚非予所知也

或問古人得旨之後或孤峯獨宿或垂手入

鄧或兼擅化權或單提正令或子籌盈室或不遇一人或泯絕無聞或聲喧宇宙或親嬰世難或身染沉痾雖同趨少室之門而各蹈世間之路者何也幻曰言乎同者同悟達磨直指之真實自心也言乎異者異於各稟三世之虛幻緣業也以報緣觀之非樂寂而孤

峯獨宿也非愛鬧而入廡垂手也擅化權而非涉異也提正令而非專門也雖弟子滿門非苟合也雖形影相弔非絕物也其畢世無聞非尚隱也其聲喧宇宙非構顯也至若榮枯禍福一本乎報緣以金剛正眼視之特不翅飛埃之過目耳安能動其愛憎取捨之念

哉所以龍門謂報緣虛幻豈可強為演祖謂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苟不有至理鑑之則不能無惑於世相之浮沉也

或問據師位者代佛揚化本於得人以續慧命今五宗之嗣惟濟北而下血脉不斷餘皆絕嗣者豈授受之際失於囑累耶抑黃緣之

弊三

十三

使然耶幻曰聖人之道雖隱顯隨時亦由定分耳其時代之延促人物之盛衰化權之隆替雖一毫不能加損於其間昔吾祖未離西乾已受般若多羅預識此其可驗矣當青原南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有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脩短之數安得無定分焉特彼

此昧畧而不自知也或謂臨濟道出常情為人痛切機圓語活其煅煉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乎不末於世也此說不惟誣謗先哲臆斷是非亦乃昧天理之甚者然近代之據師位者不思等心垂化令法久住往往急於求嗣劾閭巷庸俗之

所為以勢利相傾名位相誘物欲相勝情妄相欺似此雖數千百傳繩繩不墜何有益於理哉豈惟無益實害之至也故月堂有日中灌瓜之喻石室有鑽腋挿羽之譏具在典章不知何所圖而弗之顧也如古之雲門得法於陳尊宿而宿使其終嗣雪峯叢林迨今尊

之又如慈受謁佛鑑於蔣山室中有奇遇欲易其所嗣鑑終却之叢林尤歸美焉但恐我之道不能廣被於人使異其所嗣亦何憾焉譬如分東家之燈而照西室但取其破幽燭暗為美又安庸責彼昧吾燈之自來也耶或問楞嚴經云我滅度後菩薩阿羅漢於末

法中現種種形與其同事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未學惟除命終陰有遺付觀今之據師位者於人天前稱說悟由或學者之未信則伸之以誓似違古佛之誠言增後人之妄習莫知其可否幻曰此說其來有漸矣如五燈編諸祖之本傳必先

載其領悟之緣當其悟之之頃如久忘忽記如啞子得夢惟己自知非第二人境界是謂自證三昧使其絕口不言安有問野鴨吹布毛見桃花聞畫角之說乎蓋此說之露亦有由也或因師詰問或遇事指陳或未後表證無偏或當時遮掩不及惡聲流布豈得已哉

卅三

十四

其中亦多有不形所悟者既預祖燈寧無證據蓋覆藏深密不欲顯露而然也其真有所得者雖未嘗以悟之一言掛之唇齒其如山含玉而草木華滋淵抱珠而波瀾澄瑩自然之理也本色宗匠但據己所得與人決擇政不必引己悟因以求其信亦不必生心動念

巧設機緣移換當人折困來學但一一隨力展布學者或不加信惟任之而已苟縱生滅則失正受也審如是則悟之之理其可秘乎其可泄乎或問禪者臨終坐脫或不能者不知平昔以何所守而然幻曰無所守也此多係緣業不

可苟也夫悟心之士情消境寂見謝執志初不以此為介其或臨終不嬰疾苦及諸障難則了了分明超然獨脫因行掉臂復何為哉且世有不學道修行之人亦間有坐脫者乃至傾動敬心光揚末後此非報緣而何凡學道之士不力窮心要預思末後不能獨脫恐

人譏誚而孜孜以此為重者則有一種外魔乘其所重而入今汝預知時節作種種奇特殊不知為魔所著流入三途何益於理間有真實悟心之士臨終或中毒或遇難或久嬰異疾至若四體莫支一語莫吐而其平昔道力不能奪者但只堅持正念以待其盡未嘗

卅三

十五本

不與至理契合也臨此之際或自照世間不破或為生人以言激忤或強生一念欲如之若何則利害不小也宗門中有尊宿指期坐脫體香襲人飛走哀鳴草木衰落火光散彩舍利流輝至若種種神異不測之事聳動四衆者此皆世世生生住善知識位中以定慧

資熏其勝因不昧感斯異報亦非尊宿著意而然或地位中菩薩來展化權現斯勝相非一生參學能如是也係乎報緣之說盡矣或問諸方說法無義路與人尋討乃活語也子所說者皆實法繫人無乃死語乎余曰爾擬於諸方活語中活而不肯向死語中死其亦俊矣爾如肯向死語下死去久之死中忽自活將見不勝其活矣夜話至此林雞忽鳴東方漸白余乃睡去客亦忘言少頃睡覺思終夜所談竟不記一字偶童子收之毫楮出以示余因怒而麾之曰余無是語此所謂叢林粥飯氣也宜屏諸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弊三

奉佛居士徐 智安  
已上一卷  
募衆緣成就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弊四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信心銘闡義解上

聞夫少林不立文字直指之道方二傳而至璨大師師作信心銘五百八十四字得非遽變乃祖之風而為文字流布耶或謂

弊四

不然是欲顯示其直指之道俾後之學者具正信而破邪惑也謂信者何信其廣大心體與諸佛平等無間必欲其自信而入不假修證一入信位決定不退轉也故此銘與不立文字之說並驅於千古之下而不相悖者益信太師立言之至荷法之誠